

乡村月令

黄平安

素笺上描写他们最美的诗行。

四月初八,把秧插。仿佛一夜之间,油菜熟了,麦子黄了,稻秧儿长高了,就像大姑娘一样等待着“出嫁”。朝阳还没有露头,晶莹的露珠还在绿叶上酣睡,麦地里已响起了欢声笑语和“嚓嚓”地刈麦声。一些赶早的农户已开始耘田插秧,笔直如线的秧行就像五线谱,一只只水鸟在秧行间觅食,仿佛在演奏着一曲悠扬的乡间小调。

五月五,是端午。端午节是农村比较重要的节日,这一天,家家户户包粽子,喝雄黄酒,门口挂菖蒲和艾草。热恋中的小伙子要提上礼物去拜见丈人文母娘,结了婚的青年男女无论农活有多忙,也要买了礼品,带着孩子去女方家看看。端午节是一个最忙碌的节日,种的要种,收的要收,插秧的要插秧,农人连走路都在一边算计着农活,一边虔诚地祈祷着老天爷千万别变脸。

六月初三,大伏天。气温升起来了,庄稼和杂草仿佛搞起了竞赛。田野里,到处都是除草人的身影。虽是挥汗如雨,但他们却十分乐意,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天气里除草,杂草才会彻底败在庄稼的脚下。油菜、小麦、洋芋该收的都收了,水稻、玉米该锄的都锄了,此刻,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伏旱,农谚“六月连阴吃饱饭”就是他们美好的祈愿。

七月里,七月半。水稻和玉米在田野里养精蓄锐,期待在八月里展示它们丰硕的

成果。农人只需在清晨和傍晚到田间地头看看虫情、草情和墒情,或是侍弄一下菜园子。此刻的菜园,是乡村最美的风景,青紫红三色辣椒相映成趣,紫盈盈的茄子油光闪闪,长满嫩刺的黄瓜尾巴上的花儿还未谢去,嫩绿的豆角炫耀着苗条的身材,满身疙瘩的苦瓜和曲线优美的丝瓜在篱笆墙上搞起了竞赛。

八月是中秋。短暂的闲眠过后,农人迎来了一年中最庄严、最繁忙的时刻。农人背着背篓挑着箩筐追星赶月般地跟日子赛跑,割稻子的“唰唰”声,打稻子的“嘭嘭”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老人和孩子们也不闲着,做着晒谷、送饭之类的服务。老人们在晒谷场上翻起一道道谷浪,贪吃的鸡们在谷浪间奔跑着,跳跃着,上演了一曲生动的田园之歌。

九月里,是重阳。一串串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通红的柿子是乡村的调色板,一幅透着丰收、写满喜悦、满载幸福的油画出炉了。这幅,艺术家们见了啧啧称赞,农人见了喜上眉梢。九月,也是一个播种的季节。他们将刚闲下来的土地深耕细耘,种下小麦或是油菜,为明年夏季的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

十月小阳春。岁月的脚步依旧,但农事的节奏明显缓慢下来,大自然仿佛要给辛劳了一年的农人放个假似的,不仅让他们暂离农忙,还用最美的色彩慰劳他们的双眼。几场秋霜过后,山上的

各种树木一律卸下旧服,换上浓妆,枫叶似火,桦木如霞,栎树若金,松杉等常绿树木则显得更加苍翠了。

冬月好大雪。几场细雨或是冬雪过后,油菜、小麦、豌豆、蚕豆苗儿们在寒风中奋力抗争着,农人则要趁着冬闲忙着为它们松土、施肥,期待来年的丰收。年关的脚步近了,农家开始酿造年酒,原料是自产的玉米、稻谷等,手法则是代代相传的工艺。出酒的日子到了,醇美的酒香飘满村庄,香得自然,香得醉人,香得游子终生难忘。

腊月又一年。杀年猪吃庖汤开始了,厨房里奏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孩子们接来了老师,男人们请来了亲朋,席间,猜拳、打杠子各行其道,吼出了欢乐的气氛,喊出了丰收的喜悦。大年三十,一阵清脆的鞭炮声响起,举家就围坐在餐桌前团年了。七个碟子八大碗挤满了餐桌,鸡鸭鱼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全家大小选所好,尽情享受。除夕之夜,从前是“举家围火坐,烤火到天明”,现在,春节联欢晚会成了各家的“必修之课”。女主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做汤圆、包饺子,其乐融融。

从正月到腊月,乡村走过了一个轮回;在这无数的轮回中,一代又一代的乡村人用他们聪明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一步从贫穷走向富裕,走向幸福,走向文明。向乡人行礼,向乡村致敬!

曾经有文艺青年作家问俄国大作家契诃夫,怎样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契诃夫不假思索:到远处去旅行。

我对契诃夫的这句话很认同。在我看来,写作最高的境界之一,就是不断地发现有趣地好玩的人和事。旅行,就是在人生中不断地寻找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与经历。

旅途中,谁也不知道我们会遇见谁,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下一部作品的主题会是什么。远行的路上充满了众多未知与好奇,等待我们的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碰撞与穿越。

曾坐飞机穿越大兴安岭去漠河。漫漫白桦林让我有一种对大自然生命的敬畏与震撼;这么美丽富饶的地方,有多少可爱的森林精灵啊。下了飞机,我顾不上身心的疲惫,安顿好住处,就背上背包,往白桦林深处走去。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树,白花花的,每棵树的皮肤上长着几只大小不一且逼真的眼睛,眼睛下面还有疤痕,像干涸的眼泪。我每走一步就回一下头,总觉得桦树们在看着我。它们也可能想学我走路,也可能想学我微笑,只可惜它们无法表现自己的举动。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开始摇头摆脑,模样很可爱。森林里安静得令人窒息,我看见了几只有花纹尾巴的松鼠,结成群的黄蝴蝶。我拍了照,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封存在记忆深处有阳光的角度。

漠河之旅结束之后,我返程去哈尔滨。在中央大街酒吧里,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姑娘,她说着很流利的中文,与我纸笔交谈毫无障碍。她行走了中国大部分城市,只身一人来到哈尔滨,准备返回自己的祖国。我问她,是什么东西令你如此着迷中国?她说:是有趣的中国人骨子里的灵魂。并不是一路上所有人都很有趣,但总有几个陌生人令自己感动。她还鼓励我有条件了,一定要多独自远行。末了,她说自己不是作家,无心把旅途的所见所闻写成文字,但很乐意把自己所看见的笔记无偿赠送给我。诚然,这位俄罗斯姑娘所分享给我的东西,远比我自已所能获取的素材要珍贵得多,从她的笔记里,我找到了什么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从东北回到西安,我跟公司请了很长的假,和几位热爱旅行的朋友结伴去了我一直想去的地方:青海和西藏。友圈的朋友一直问我:你怎么不上班啊?我说:如有可能,我想找一份可以一边旅行一边赚钱的工作。这样痴人说梦的理想,很快在半年后得以实现;在南航工作的朋友问我,愿不愿意为他们的航空公司写旅行文章,旅费吃住报销。

很快,我去了很多南方城市,所写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报纸和杂志上的铅字。我想,我已经旅行成瘾。

旅行成瘾

左右

老唐家的秋天

宋晓梅

山路吊野的很,从坡跟底下慢上,到老唐家住的八组这里,也足够远,但也不算高。坐在他家院坝边歇气,群山都在脚下,一溜山头尽收眼底。接着老唐家门前的路再慢上,到了观音梁,就是梁卯村最高点,但山路还在绵延,仿佛延展到天边。山路像条丝带,弯弯绕绕没有个尽头,路两边的梁梁卯卯住的人家就像些毛细血管,成网状延伸开来,山大沟深,出行不便,老唐两口子大半辈子也没怎么出过门,最远不过到县城,他们也不想出门,觉得守着自家的十几亩坡地和老屋过安稳日子,也没什么不好。

山里人住的分散,在这条吊野的山路两边的山坡上种庄稼,来来去去都是步行,老唐的房子在村路边,乡村水回路从院墙边延伸过去,走到老唐这里已经上了大半天坡了,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在老唐这里坐下歇歇脚,喝口水,喘个闲最好不过了。

老唐家十几亩包谷地收了一堆包谷,他两口子也不急,缓缓来,就像他家过日子模样,不紧不慢,细水长流。慢慢地那一堆玉米变成粒,装进蛇皮口袋一摆摆堆在墙根,一袋袋粉碎,一袋袋干瘪下去,又一瓢瓢装进猪的肚子,喂肥了老唐家的几头猪,膘肥体壮,未等出槽,猪贩子早早就登门磨价,老唐两口子言辞有些木讷,不善与人讨价,但他家的猪争气,秤足肉瓷,怎么着也要卖两三千块,一年出栏两三口。院坝边是老唐家的菜园子,坎底下,老唐家的牛拴在树下吃草,偌大一亩的空地很隐蔽,就它一条牛,院坎上人们一般不会绕道菜地来,它很少被打扰,吃起来不疾不徐,离它不远还有一棵板栗树,带刺的板栗子炸开,板栗子掉草坡上,小松鼠一跃一跃地跑来,捧起来吃,有的搬些储藏,板栗树上缠藤结着几个八月炸,裂开来露出甜腻的果肉,鸟雀们都来啄食,老唐家的牛边咀嚼边看着松鼠们、鸟雀们,忙得不亦乐乎。

老唐两口子穿的烂包,不显山不露水,把日子过得窝实,两个女子都在外打工挣钱,逢年过节回来打一头,住一晚上,屋里留着芳香的气息。中午在菜园里随手拔几根蒜苗、小葱,掏一块新嫩姜,腊肉切片加青辣椒爆炒,白米加包谷粒同煮,铁锅柴草灶出厚锅巴酥饭。老唐自酿的猕猴桃酒青冽爽口,人醉倒这屋,不思归。老唐的岁月羡慕不来,他在恬淡平淡里,用过好小日子的勤劳朴实把日子过成了诗。春播秋耘,一季赶着一季,老唐点种收割,从不落下季节。秋收冬藏,把包谷种得横平竖直,成行成垄。他的菜园萝卜一畦,白菜一畦,紫茄子,红辣椒,诗情画意,色彩绚丽,浓缩着一个老农民的聪明智慧。然而他不自知,羡慕着城里来的我,“城里好啊,那么多楼房,人又多,热闹得很啦……”我端着他家饭碗吃玉米糊糊,吃豆豉,看着脚下连绵起伏的青山,只吃不言语!

再给老唐两口子些零花钱,机敏的女儿们还要交代下父母在乡里的为人处事,老唐两口子遇到移民搬迁,拆旧住新这等重大事,是要等女儿们回来再决定。老唐两口子在移民搬迁上有一套,作为贫困户,家里一人两千五,四口人总共才掏了一万元,就有了一套新房,老唐一家觉得很满足,女儿们交代他,有了新房子待人更要真诚些,少说话,多待客。乡邻们坐下歇气,拉家常,老唐有什么就招呼什么,夏天西瓜、青嫩玉米棒子、干炸洋芋片片,秋天就是猕猴桃,花生、生板栗。八月炸。屋后山坡上猕猴桃结得繁密,野生的多得是,乡邻们吃些拿些,都觉得老唐两口子还是很厚道的。两口子觉得女儿们说的真对,在外见识就是多。

老唐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老伴做得一手好饭菜,他的老伴看着老相,肤色黑皱,好似邋遢,但却是个讲究人,她晒的豆豉,菌丝竟得恰到好处,老唐吃着糊糊,就着青辣椒炒豆豉,咸辣可口。再来上点包谷烧,吃饱喝足后满脸红晕,借着那晕乎乎飘飘微微醉意,再去包包谷,割苦藤,也不觉得累。山外来人,老唐煮腊肉,从屋梁上取下熏得黢黑的腊肉,点一堆柴火烧焦表皮,刮去焦皮,洗净清水煮熟,趁热手撕来吃,瘦肉红亮,肉丝绵糯,油滑鲜香,油而不腻,咸香浓郁,味道好极了。

中午在菜园里随手拔几根蒜苗、小葱,掏一块新嫩姜,腊肉切片加青辣椒爆炒,白米加包谷粒同煮,铁锅柴草灶出厚锅巴酥饭。老唐自酿的猕猴桃酒青冽爽口,人醉倒这屋,不思归。老唐的岁月羡慕不来,他在恬淡平淡里,用过好小日子的勤劳朴实把日子过成了诗。春播秋耘,一季赶着一季,老唐点种收割,从不落下季节。秋收冬藏,把包谷种得横平竖直,成行成垄。他的菜园萝卜一畦,白菜一畦,紫茄子,红辣椒,诗情画意,色彩绚丽,浓缩着一个老农民的聪明智慧。然而他不自知,羡慕着城里来的我,“城里好啊,那么多楼房,人又多,热闹得很啦……”我端着他家饭碗吃玉米糊糊,吃豆豉,看着脚下连绵起伏的青山,只吃不言语!

一方领地,一边啃食魔芋叶片,一边生儿育女,却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只有那些蚂蚁,顺着光杆的魔芋树上忙忙碌碌,不断收取那些因侵犯领地而战死的各种小昆虫的尸体、虫卵,以及其它。

魔芋树却是一动不动,它只是独苗独根地挺立着,一端在仰望天空,吸收日月精华;另一端在根下,吸收大地的精髓,成长着地球仪似的果实,并使魔芋树成为地球通往太空的一道喇叭状的信号接收器。

昆虫们只知道坚守自己的使命,在自己的领地里亡命地占有与劳作、防范与争斗。它们最初操心的是吃光一枝叶子之后如何转移的小问题,后来却担心吃光了整棵叶子之后又如何飞跃与迁徙的大问题,它们有的没有翅膀,有的没有大长腿,更没有高倍的望远镜,但它和它们的族类,一直都想知道魔芋树之外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神奇?

昆虫们生于春,喜于夏,忧于秋,而困于生命的暮年。可是昆虫一思考,魔芋树就发笑。魔芋也笑霍金的《时间简史》,舍近求远呀,去关心那看不见的宇宙爆炸和演化,时间的起源与终结,其实,一颗魔芋树就是一个宇宙缩略图,它有播种的时间和成长的空间,更有发生的起点,以及轮回的生灭……

初见水雾池

曹英元

水雾池,闻名其名便有往其行的冲动。拧雾为水,水散成雾,雾化成云。雾是水做的,女人也是水做的,因而雾和美女有着同一个母体,是孪生姐妹。雾能滋润美女的肌肤,让其凌霜胜雪;美女为雾增添了色彩,使之灵动妩媚。只是我初见水雾池之时,晴天丽日,天朗地阔,云彩翩翩。雾都上了天,池中哪里还有雾?

没有雾,但美女却是有的。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大大小小好几十,有一行的同伴,但大多数都不认识。她们许是为沐雾而来,但没有人因无雾而沮丧,因为这里有她们新的兴奋点——池边几片灿灿灼灼的葵花。葵花开得正旺,如一队队列阵出征的将士,英姿飒爽,旌旗猎猎。花盆在枝叶间高昂着,骄傲着,艳丽着,氤氲出一片淡金色的世界,在无声的炫耀着太阳的辉煌。都说男人掉到花丛中出不来,没想到这群美女也赖在花丛中不出来了,一个个换着各种姿势摆着各种 pose 和花亲昵,若踮趾纷飞的彩蝶,亦如轻歌曼舞的蜜蜂,倒也成了水雾池的一道风景。女人迷雾,女人在雾中是雾里看花;女人也迷花,女人在花中是繁花似锦,女人和花是互为连理、互为衬托,所以美女们见了花自然流连忘返,自然也要使出浑身解数兼收并蓄。

美女们不走,我们几个大老爷们便于池边漫步。都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不是智者,却也喜欢水。因水利万物而不争,是至善之物。水池很大,目之所及便有一大片水域,池边有着明显人工修整的痕迹,砌了挡墙,加了安全防护栏。池里养着鱼,因而水不是很清,难知其深浅。鱼似乎很开心,一会儿这里蹦出一条,一会儿那里又冒出一尾,如老家的小猪小狗小鸡撒欢一般。远处零零星星地缀着些青草,原以为是水草,近看却是飘着的,鱼儿正抢着吃,方知是草食,以草为食,大多是草鱼,绿色天然,肉鲜味美,市场紧俏,草是此处生长之物,满坡架岭都是,不花二分钱费点劳力即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里养草鱼真是再合适不过。看来这老板是聪明人,不瓢杆子(瓜)了不起的意思)。

顺着鱼池边的步道弯来绕去了好久,终于到了水池尽头。回首来时路,极像英文里的“S”,也像咱中国的太极图。有人说,太极是一门科学,也有人,太极的传神色彩很浓。但水雾池是真有传说的:这里曾是一个状若莲花面积很大且深不可测的高山湖泊,有人将九根一两丈长的竹竿连接在一起垂直插进水中,都未探到底部。据传池水与汉江是相通的,因每次汉江涨水池中便会冒泡。每逢雨过天晴,池边会冒出许许多多如玉盘口,小如指甲盖的九色田螺,池中还会生出九种不同颜色的雾岚,与光缆亲密交融后,便成了一池绚丽夺目的彩虹,简直可以和天上的瑶池仙境媲美。

然天有不测风云。清朝乾隆年间一位来自四川的大把式(道行很深的风水先生)路过此地,发现这里是个莲花地形,并测出每六十年开放一次。便回去备好盘缠饭米和其爷爷的尸骨来此蹲守三年,终于等到莲花开放,他立即将尸骨丢进花心中。说来也巧,尸骨刚一落下,花心马上闭合,恢复成了原样。后来这位大把式的后人五代在朝为官,但他的一己私欲却让水雾池日渐枯竭,最后只剩下面积约二三十个平方的一个沼泽凶了。所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人破坏有人兴,而今,这里又是一方洋洋汤汤的水域了。

辞水跋山,两边的缓坡上依然怒放着葵花,也藏葶着七叶一枝花等药材。极顶处是片平缓的森林,林中鲜有古树,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下,不是很粗但很壮实,精神抖擞也很懂礼数,枝叶虽然有些挨挤但主杆间距很大,确保了阳光雨露对地面上万物生灵的润泽。小草最显眼,绿绿地,茸茸地,软软地,柔柔地,密密地一层,真想像小时候一样在上面打个滚,但一看植物都这样友好礼让,作为人类的我们就更不能图一时之欢了。不过我们此行的任务是探秘旅游资源,如果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说,这里还真打造森林人家、空中木屋的绝佳之处。

没想到一己之见竟得到了同行者的一致认同,县上派去的驻村帮扶干部陈楠还告诉我,这里的发展构想早已在他的脑海里了,要把水雾池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度假、观光和大巴山山民生活体验于一体的旅游胜地。说着便指着周围,哪里是农业种养区,哪里是休闲锻炼区,哪里是民宿体验区,哪里修步道,哪里设观景台,哪里建景观小品,都了然于胸了,还真有点指点江山的味道。

都说高处不胜寒,可要识真面目,还真得站在高处。老辈人说水雾池像朵莲花不假,可我觉得它更像一个金元宝,四周如船形,船舷边上环绕着池水,中间宝心凸起,覆盖了金灿灿的葵花。到了水雾池我才知道,这种葵是油葵,不是向日葵,出油率很高。古人形容好地方都会说富得流油,水雾池能生长出这么多能流油的好东西,当然是好地方。

高处还能望远,当地人形容的文房四宝尽收眼眸,前面水雾旖旎的水雾池是墨砚,后面一柱斜飞的偏头山是毛笔,左边三峰并峙的南官山是笔架,右边四方方的香炉石是印,细观不仅形似还神似。但我还要加上一宝,那就是这水雾池边上的所有土地,它们都是纸。因为这里正在书写发展大文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水雾池,你定会永远如我初见时的那般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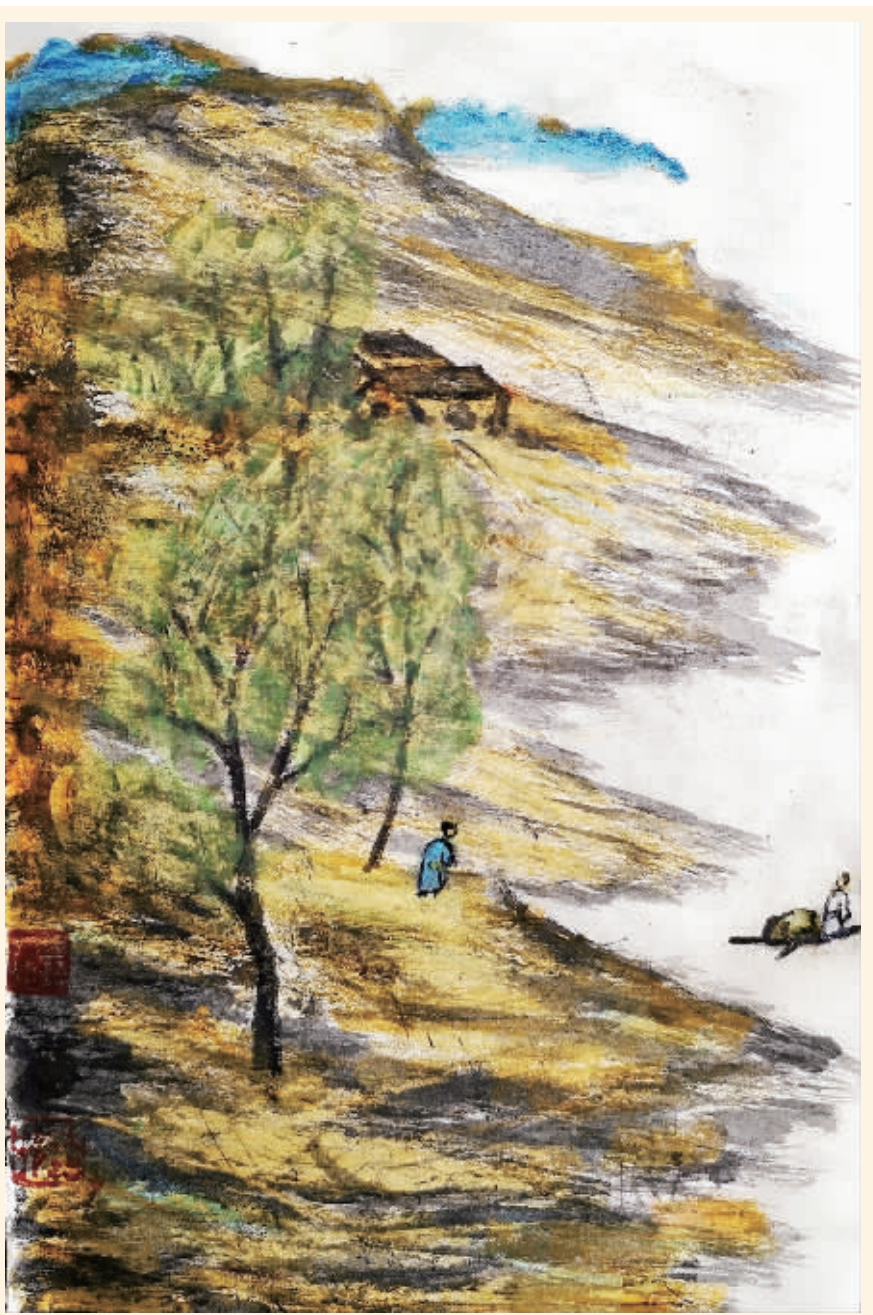


晒秋

向诗兵

玉米和谷子的争执是对农家院场的抢占从一户户连排着的农家院子展开点兵点将的布阵真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屋檐墙角到村道水沟都挤满沉甸甸的岁月光阴阳光微笑着落满窗台粮食的水分化成碧空之云农人的所有希望即将归仓洒落在人间的巨画价值连城

男人挥汗的模样摄取女人骚动的娇嗔屋檐墙角下的乡村爱情就是骂你一声:蠢婆娘赢回一句:你这个坏男人打情骂俏的默契吓迷了屋檐上的麻雀连绵的蝉鸣亦不敢出声女人腆着隆起的大肚子像凯旋归来的将士指挥起自家的男人把粮食翻得山响



山水小品 远村作

瀛湖

第 1184 期

会笑的魔芋树

吴建华

石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至于魔芋的耕种也十分有趣。它喜阴,长在阴坡或者潮湿的大树旁。

每到五月初,一清早,魔芋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村人举着长长的竹竿过去,将竹竿打横,在魔芋叶上一扫而过,那些饱含汁液的露珠,落在地上就会变成一粒粒魔芋的种子,到了八月十五,魔芋地里便长出一层密密的魔芋新苗。

冬季,人们挖出了大魔芋去做豆腐,把荸荠似的小魔芋种子拾起来,待开春后再重新播种下去。当然,在加工大魔芋时,人们总会磨去巨大的魔芋肉团,留下一枚小小的肚脐芯,照样可以成为新生命的种子。

至于种魔芋的人,那就像是天外的来客,他们把小小的地球仪的种子,埋进地球的土地,然后等待新苗的信息。

过些日子,魔芋的新苗,就像竹笋,像天麻,也像莲芽,更像二月二抬起的龙头,它们会相继攻破泥土,长出一个

我的旬阳老家盛产魔芋,家家有魔芋豆腐吃,外地人来不知道魔芋是何物,就说那是魔芋肉,吃罢魔芋肉就要去看魔芋树,结果在魔芋地里看见了一地的魔芋伞。

外地人不信邪,用锄头去绿伞下面一探究竟,就看见魔芋是独苗独根的怪物,果实像皮球,更像个浓缩的地球仪,还生着个圆圈状的肚脐芯。

外地人在皮球似的魔芋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还未尝出是什么味道,就被强烈的魔芋碱给麻弯了舌头。

外地人哭着脸问:“世上有椒麻有胡麻,咋就没听说过有魔芋麻?”

其实不然,麻,是魔芋的天性。

制作魔芋豆腐时,人们要带上防毒手套,边干活边忌讳说出一个“麻”字,偏巧有人在一旁耍开玩笑,问:“你的手麻不麻?”

干活人赶快回答:“不,一点都不!”偏不说个“麻”字。

的确,魔芋是很神奇的食物,作为食品,它在脱“麻”之后被称为“东方神菜”,有抗癌和降三高作用,味道那是好极了。

魔芋不是单一的食品,我们生产出来的牛奶,为什么装在杯子里隔夜也不会沉淀为两层?就是因为里面添加有魔芋素,它以网状悬浮结构改善了奶液的平面内质。它在食品工业、医疗医药和工业钻探